

日本必败论

沈 琦 译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会如日本在亚洲大陆那样引起万人痛恨的!你能奇怪吗?这种民族在国内是如此可爱,但在国外,则所作所为,与意大利之于阿比西尼亚,及他们的纳粹朋友对待本国人一样,恐怖是他们的工具,野蛮,压迫是他们王道的注脚,屠杀,奸淫,掳掠,整批的施行,不但是遍于满洲,且遍于华北。

对于用三倍的车辆来运输毒物及用走私来破坏中国的财政,还觉得不惬意,更驱使大批的劳工在中国的领土上,建他们的国防线!(痛心)至于个人的凶暴,更是数不胜数,我曾亲眼看见中国人在火车的月台上被他们无理殴打,我又曾遇见几个人告诉我各种屠杀的事情,其中有几个还是亲身受过酷刑的,在热河,两个中国人因为无意地走过了一块日人意欲建为飞机场的一角,当场就被活埋;在北满,一个老妇人与一个小孩子因为在日本堡垒附近采当饭吃的蒲公英,他们便被堡上的日兵枪毙了!在天津亦是日本的世界,在最近,两天之内,便发现三百条浮尸在沽河中荡漾,他们都是受雇去建筑秘密炮台的青年劳工,所以和古代(代)的奴隶一样,事发为防他们泄露,便都把他们溺死,老实说一句,像中国人在日本人之下的酷遇,就是减半,西洋人也受不了的!

但这亦有收获的。因为由此掀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文盲大众与知识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现在全中国已弥漫着这些呼声;“打倒汉奸,扑灭东亚的强盗!”汉奸这命名、不但是指表日本收买的中国人,且还包有大批的恐日病者。

中国的文盲大众也在日渐减少了!……孩子们教老头子,这个村庄教那个村庄,普及教育运动的热烈,直可与革命以后的俄国相比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今日所表现的是这样步隐的理由。在上海,我看见一群人力车夫,密集在一间教室的门口,待门一开,蜂拥而入,似乎一点都不肯疏忽了他们的宝贵的上课时间,他们在以前是不愿意读书的。现在他们所要学的,也不是怎样去读书,而是怎样去打日本人!

在中国方面日本只怕一个东西。不是最高领袖,不是□的势力,能愚弄列强而用机械来打败中国的军队。可是日本怕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中兴起一个革命运动,因为这种运动,是必定抗日的。但他们却又矛盾地促成了这种运动。

八个月以前,中国还是在内战的危机上,现在她则已成就了历史上未有的大团结,日本军阀们知道历史是重复的,在一九三一年,他们可以从俄国取得西伯利亚,但他们却错拿了满洲,而现在则西伯利亚已经拿不到了,因为远东红军非常强劲。日本人怕同样的情形会在华北发生,倘使任东京资本家的方法与经济提携继续下去的话,因此他们便不得不装造一些“事件”出来,想借此以武力促成“现成事实,”并希望这样一来,又可将中国在统一以前打败。

然而战事的开展,日本是绝不会得到胜利的,在数量上,中国占着绝对优势,中国有二百五十万的常备军,虽然其中有些训练不佳,或武器落后,但大多数的配备是与日本人一样的。因为募兵制的缘故,中国军队的接济也许困难,但在现在这样空前高涨的爱国情绪之下,许多观察家都相信他们能善自为之,他们唯一的弱点空军质料不划一,及缺乏大规模的飞机制造厂,至于机械师及驾驶员,则中国人高出日本人多多。

在一个人口很密及敌意高涨的国家打仗,本已是侵略者的失策,今且抛开不谈。再看侵略者内部,也是不利于打仗的。日本的常备军有十七个师团,约共二十五万人,其中一半以上常在海外服务;因此,为了保护敌国内拉长的交通路线,便必须调用数十百万的后备兵了!这些交通路而朝鲜人恨之入骨,并且只想找机会来革命,再如他们在满洲亦已六年了,而每年仍旧有四季不断的战事。

最近我曾从朝鲜{鲜}到满洲去,在经过交界地安东时,火车上已被日本兵拥得一点空隙都没有。他们是武装的巡逻队;因为多“匪”,所以即如这样主要的干线,亦非他们保护不可!自从日本取得满洲,已付的代价,至少是加在日本纳税者身上的负担三万万日元,日本人的生命约五千条,及因病而残废的人二十万,可是华北战争不过数月,这些数目字便已加倍出现了!

日本向世界各国说,在满洲反抗他们的只有“匪”,而且这些“匪”也正在逐渐肃清之中。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他们告诉我,倘使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最好是乘那配有机枪的装甲车。

“匪”这个字,在远东是富有弹性的。在“满洲国”,这是用来称呼一种散在各处而又有组织的军队,其总人数约有十五万。其中有几部分或曾是真正的匪,其余的大多是中韩两国被压迫的农民,此外则亦有旧东北军的士兵,政治犯及“满洲国”反正的部队等等,虽然日本人竭力否认,但从他们自己队伍里反正过去的也很不少。

这种混杂而又团结的力量,更已得到了满洲农民的帮助,他们确是一支劲旅,当能击溃“剿抚”他们的正规皇军。因为他们采用的游击战术,而日本人是只适于阵地战,不会奇袭的。这些自称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的队伍,已经威胁了日本人的霸占,如果华北战事大规模展开,而日本还想统治满洲的话,那恐就须要更多额的援军哩!

由此更引起了钱的问题。几年以前,日本还有一个八十高龄的老财神高桥,高桥以为公债达到十亿元,既是国家的危险线了,一旦超额发行,必会引起通货膨胀的结果。后来高桥见杀于军部,到现在的财相便已超过了他的限度至一亿元以上,因此日本的总债务,已经两倍于五年之前,而军费占总预算额百分之五十以上。在远东有许多目光锐利的观察家,无论技术上的感觉怎样,都以为日本若参加战争,则只要两年,这战争便足以摧毁她的财政基础。

可是即说这个,也还不是日本最危险的一点。最危险的是:不管警察的恐吓及危险思想检举局的密探的活跃,而不满意政府的言论仍公开的在日本流行着。我在赤贫的农村中,渔夫群中,及大城市中,同样可以找出这种表示。军部这样的不得民心,还是近年来所少见的。

日本的农业经济者,以小自耕农为主。每年农产总额值二十一万万日元,但生产此项农产的农夫,却须负债达七十万万日元!所以日本农人常把女孩子卖给鸨妇,是并不奇怪的。在日本的封建工业制的卑劣的建筑物后面,情形也不见得怎样好,商品价格的激涨,(现已比去年高涨百分之二十五)使劳工问题闹得到处皆是,掩盖不住。在一九三六年有两千件劳工的风潮及争端、而政治上要求劳工当权的呼声,也开始喊出了!

最近东京及神户的铁路及街车驾驶员联合罢工时的口号是:“倘若我们工资不增加,则我们只有等待死神的降临!”真的,容许日本军部存在一日,则日本人民都只有等待着死!

摘自《突岬》1938年 第4卷 第11期 第6-8页